

永樂大典

卷七千四百五十
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 十八陽

喪

喪大記 禮記 第二十二 陸德明音義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

名。孔穎達疏集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歛大歛殯葬之大事。故以大記為歛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衛淇集說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疾

病外內皆婦 鄭玄注為賓客將未問病也。疾因曰病。陸德明音義婦

外內皆婦者為賓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婦。案內則云。難初鳴。咸豐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知婦者為賓客來也。注疾病曰因。正義曰。案既夕禮云。有疾病者齊。乃云疾病內外皆婦。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

七日而沒是也。陳揆詳解疾病外內皆婦。婦處家之常。今此又坤。為賓將未問。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鄭玄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

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陸德明音義縣音玄注同。去楚呂反。注及下注同。

寢東首於北牖下 鄭玄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

為北牖下。陸德明音義首手又反。下注南首同。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鄭玄注廢

牖音面。舊音容。下注。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鄭玄注廢

牖下故此。牖音容。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

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陸德明音義

牀。任良反。本或作床字。褻。息列

反。新朝直送反。後朝服皆同。男女改服 鄭玄注為賓客來問病

屬纊以俟絕氣 鄭玄注纊。今之新縣。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陸德明音義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易。以鼓

反。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玄注君子重終。為其相衰。孔穎達疏君大至之手。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徹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注天子至之事。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官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官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注謂君至墻下。正義曰。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卿生氣。云病者怕居北墻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墻下。是怕在北墻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怕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怕在北墻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更時移。恐南墻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注廢去至伸也。正義曰。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

永樂大典卷七十四百五十九

二

病困而反在地。與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衰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衰衣。則所知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所知者衰衣。故云互也。朝服云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注為賓至服也。正義曰。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衛湜集說疾病外內皆婦。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矣。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墻與郊特牲言北墻不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衰。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箦。反席未安而沒。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墻

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掃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闕於耳矣。撤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棟詳解。君大夫徹饌。撤去鐘磬在縣者。士去琴瑟。以病當致憂體一人。持其體各一人。四體共四人。屬饋以俟絕氣。饋。新綿。易搖動。連屬之。置口鼻之上。以候氣之絕未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雖死猶惡其無別。而相棄也。餘同前注。陳棟集說。疾病外內皆掃。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門。故掃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撤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者。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饋。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棄也。朱申句解。疾病。疾困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三

曰病。外內皆掃。以待賓客之見問也。君大夫徹饌。縣。謂鐘磬也。撤。去也。士去琴瑟。鐘磬琴瑟。必撤去者。以致其憂。且病者欲靜也。寢東首於北牖下。東首。順生氣也。寢於北牖。欲君南面而視之也。廢牀。人生在地去牀。其其生氣死也。餘同前注。陳棟集說。黃震日抄。疾病外內皆掃。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此言靜以待盡。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而不亂。餘同前疏。衛送集說。

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

妻皆死于寢。鄭玄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

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陸德明音義。適。于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孔穎達疏。君夫至于寢。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

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故互言見者。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者。內子。卿妻也。若未為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歛。後遷尸。乃復遷其正寢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注言死至處也。正義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葬者。所不燕為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于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子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君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

永樂大典卷七十四頁五十九

四

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要義諸侯大夫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凡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內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至適寢。大夫與世婦。世婦大夫妻。大夫正寢曰適寢。死者必貴於正處也。餘同前疏。陳澧集說。君夫人卒於路寢。至士之妻皆死於寢。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餘同前疏。朱申句解。君夫人卒於路寢。路寢。適寢。皆正寢也。在君則曰路寢。卒于律反。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在大夫則曰適寢。內子未命。既命則曰世婦。未命則曰內子。皆大夫之妻也。則死於下室。下室。其燕處也。彭氏纂圖。註義。君夫人卒於路寢。士皆死于寢。內子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則以未命故也。大夫稱子。故其妻

曰內子。餘同。
前跡術淺集說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

設階。

鄭玄注復招魂復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

等恤尹反。虞音巨。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

之禮也。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者。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

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者。謂官職

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奠虞虞

階楫之類。故狄人設階也。要義復魄則虞人狄人設階。見前注陳澧集說

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

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小臣復。復者朝

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奠虞或便於此。

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

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復危。北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命受之。降自西北榮。

鄭玄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服之者。敬也。復用

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

以衰。則夫人用禮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榆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

屈狄。美類。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

禮衣。裳。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號。若

云。畢。禁。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陸。德。明。音。義。卷。本。又。作。衰。同。古。本。反

注。同。屈。音。闕。注。同。頤。勅。負。反。禮。知。考。反。稅。他。亂。反。榮。如。字。屋。翼。也。劉。昌。宗

音。營。號。戶。高。反。注。同。捲。俱。勉。反。徐。紀。阮。反。禱。音。輝。驚。必。列。反。揄。音。暹。章。昌

銳。反。雷。力。又

反。篋。古。牒。反。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

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玄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

工。木。反。惡。烏。路。反。孔。穎。達。疏。小。臣。至。而。復。

正義曰。此一節明復時所用

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小臣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

與君為招魂復魂。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為招魂之時。與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着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衮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大夫以玄纁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纁也。世婦以禮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禮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場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以翼。故名屋翼也。中屋復危者。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復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編也。必三者。一號於上。與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與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與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畢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畢。長聲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

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回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為便也。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輒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注。小臣至堂前。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男子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卿飲酒。卿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雷者。雷。謂東西兩頭為屋簷。雷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雷。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要義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衣。東榮與東雷之異。並見前疏。衛湜集說。復有林麓。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史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衣。綴於而不必。虞虞之類者。以此。故缺則用大胥。束胥。飾則用崇牙。璧。翼。而棺槨之間。以容稅為度。馬

永樂大典

卷七四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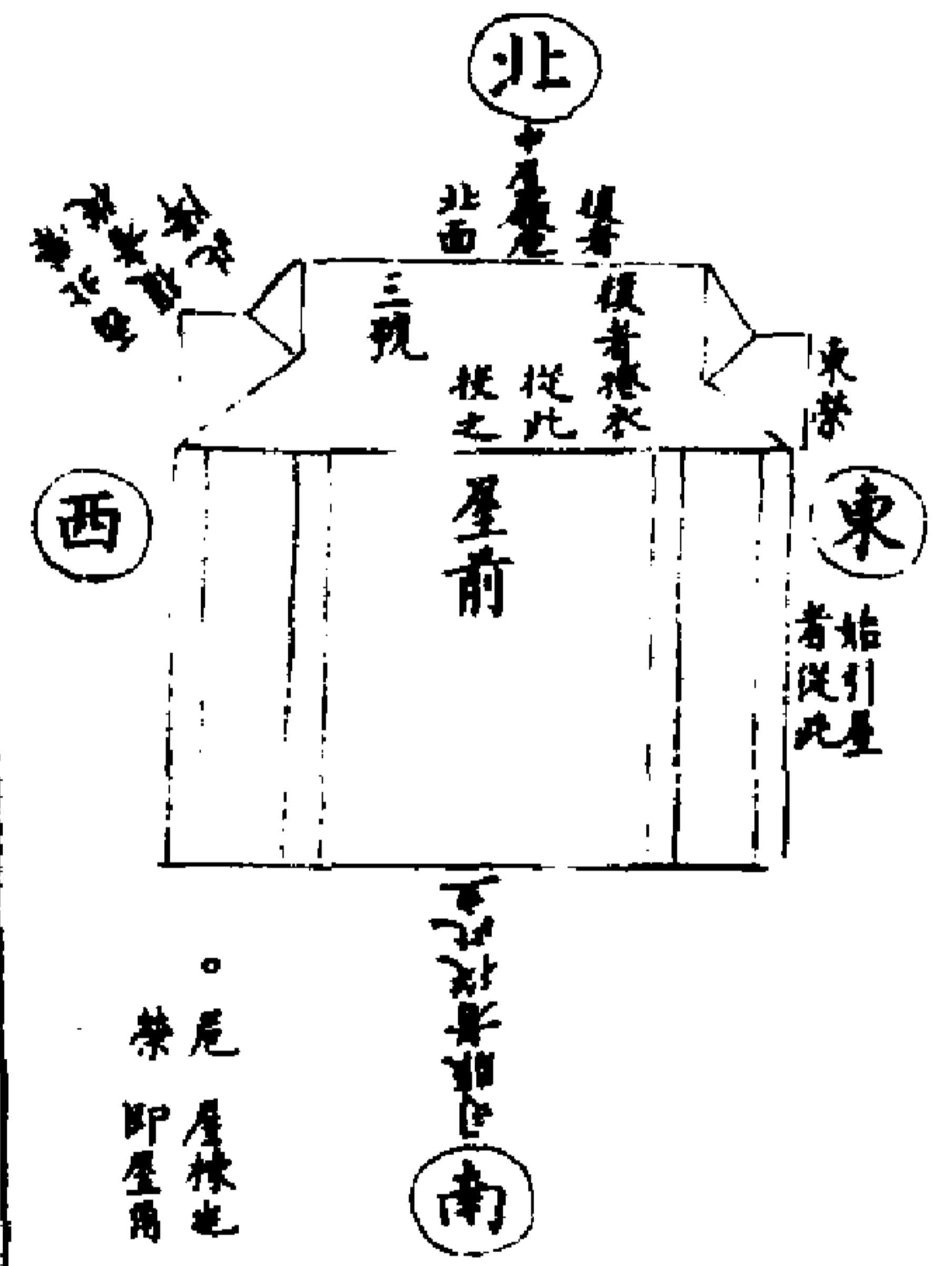
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遂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復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減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為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意。大夫變練言頤。則大夫以下。練裳以頤代。舉一命。緇絺幽衡。再命。赤黻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幽。玄。頤。冕服也。大夫以玄頤。則世婦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禮衣。即服皮弁。其妻乃用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束。當。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翼。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繹詳解小臣復。復者。朝服令。君之近且復。君子生所親近。異君。冕未依之。服事君之朝服。以復教也。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復用死者祭服。以其永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采。冕以下。大夫。士。男。夫人。餘同前疏。陳繹集說小臣復。至降自西北榮。玄。頤。玄。衣。練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禮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復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復有林麓。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較而復。大夫用。玄。冕。玄。衣。練裳。故云玄。頤。世婦。大夫。妻。其上服。惟禮衣。禮之言。重也。重。誠也。周禮及君子。附老。詩作展。展者。言之誠。重者。行之誠。禮有行。誠之義。色白。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司以名。賜。故云爵弁。稅衣。六水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祿字。色黑。公館復。以其已得專也。私館不復。以其依人也。在野則無屋。故升車左較。而復。並詳見雜記解。今具升屋復。冕圖。其衣。衣。禮衣以下。已見他篇。今具制度之等。見于後。餘同前注。疏。

永樂大典卷七四五九

七

服。以復教也。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復用死者祭服。以其永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采。冕以下。大夫。士。男。夫人。餘同前疏。陳繹集說小臣復。至降自西北榮。玄。頤。玄。衣。練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禮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復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復有林麓。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較而復。大夫用。玄。冕。玄。衣。練裳。故云玄。頤。世婦。大夫。妻。其上服。惟禮衣。禮之言。重也。重。誠也。周禮及君子。附老。詩作展。展者。言之誠。重者。行之誠。禮有行。誠之義。色白。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司以名。賜。故云爵弁。稅衣。六水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祿字。色黑。公館復。以其已得專也。私館不復。以其依人也。在野則無屋。故升車左較。而復。並詳見雜記解。今具升屋復。冕圖。其衣。衣。禮衣以下。已見他篇。今具制度之等。見于後。餘同前注。疏。

升東樂中屋履危圖



上公衾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曰火。曰宗彝。繡於衣。曰藻。曰粉。米。白黼。曰黻。繡於裳。此上公朝覲天子及助祭服。公家有降龍。無升龍。色玄。侯伯以鷩鷩。雉名。即華虫也。鷩服七章。自華虫而下。此侯伯助王祭先公及饗射。色玄。子男以毳毼。畫虎雉。宗廟之彝。上有虎雉。因謂虎雉為宗彝。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畫於衣。黼黻。刺於裳。子男朝王及助祭用之。色玄。大夫以玄纁。前衾。衣。纁。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唯裳

朱樂大典卷四十四頁十九

八

刺黻而已。大夫玄水纁裳。故名玄纁。助祭視朔服。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因以名服。色如爵頭。微黑。亦纁裳。夫人用禕衣。禕當為鷩。雉水也。色玄。後鄭以為素質。刺繡為鷩雉之形。五色畫之。緇衣上。三王後。曾夫人。助祭皆用之。夫人用榆狄。後鄭讀榆狄為搖翟。雉名。青質。刺繡為搖翟之形。五色畫之。緇衣上。侯伯夫人助祭用之。夫人用屈狄。屈即闕字。前禕。榆二翟。皆刺繡為雉形。又五色畫之。此刺繡為雉形。不以五色畫。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但刺亦繡為雉形。緇衣上。子男夫人助祭用之。世婦以禮衣。色白。無畫。大夫妻從夫。助君祭宗廟服之。士妻以祿衣。色黑。士祭從夫。助君祭服之。又祿衣。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玄注不以纁。纁是婦人嫁時之服。復衣。謂不以纁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是生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陸德明音義。衣尸。於既反。注衣尸。同。斂。力驗反。復不出者。皆同。婦人服。不以禕。鄭玄注。禕。嫁時之服。而非事鬼神之衣。起呂氏。婦人服。不以禕。陸德明音義。禕。禱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玄注。婦人。不以名行。唯哭先復。復

而後行死事。

鄭玄注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孔穎達疏復衣不以衣至以斂。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

水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為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婦人復不以禭者。禭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

也。絳襪水下曰禭。凡復至稱字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唯哭至死事

者。唯哭先復者。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

屬也。衛湜集說復衣不以衣尸。至復而後行死事。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為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

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嚴陵方氏曰。稅與禭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

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禭。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禮衣有禭。稅衣亦有

禭。復升而復。禭下垂故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

永樂大典卷七十四百五十九

九

水之下曰禭。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玄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多啼乎。陸德明音義。啼。大音反。孔穎達疏。始卒。至人哭踊。正義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

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故哭有聲也。婦人哭踊者。婦人亦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

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

體。安心下氣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詳解婦人哭踊。婦人雀踊。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主婦亦啼。餘同前疏。陳澧集說始卒。主人

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鄉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

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

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

堂上北面

鄭玄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

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穎達疏既正至北面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坐于東方者子

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者案士喪禮眾主人在其後又云親

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惟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

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室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遷繼主

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堂下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眾兄

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十

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惟鄭之也內命人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者內命婦則于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

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踞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

皆堂上北面注正尸至之女正義曰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按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

入當牖北面受具奠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也是也云子姓謂眾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

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於戶外東方已具前說云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

大夫妻相敵此經云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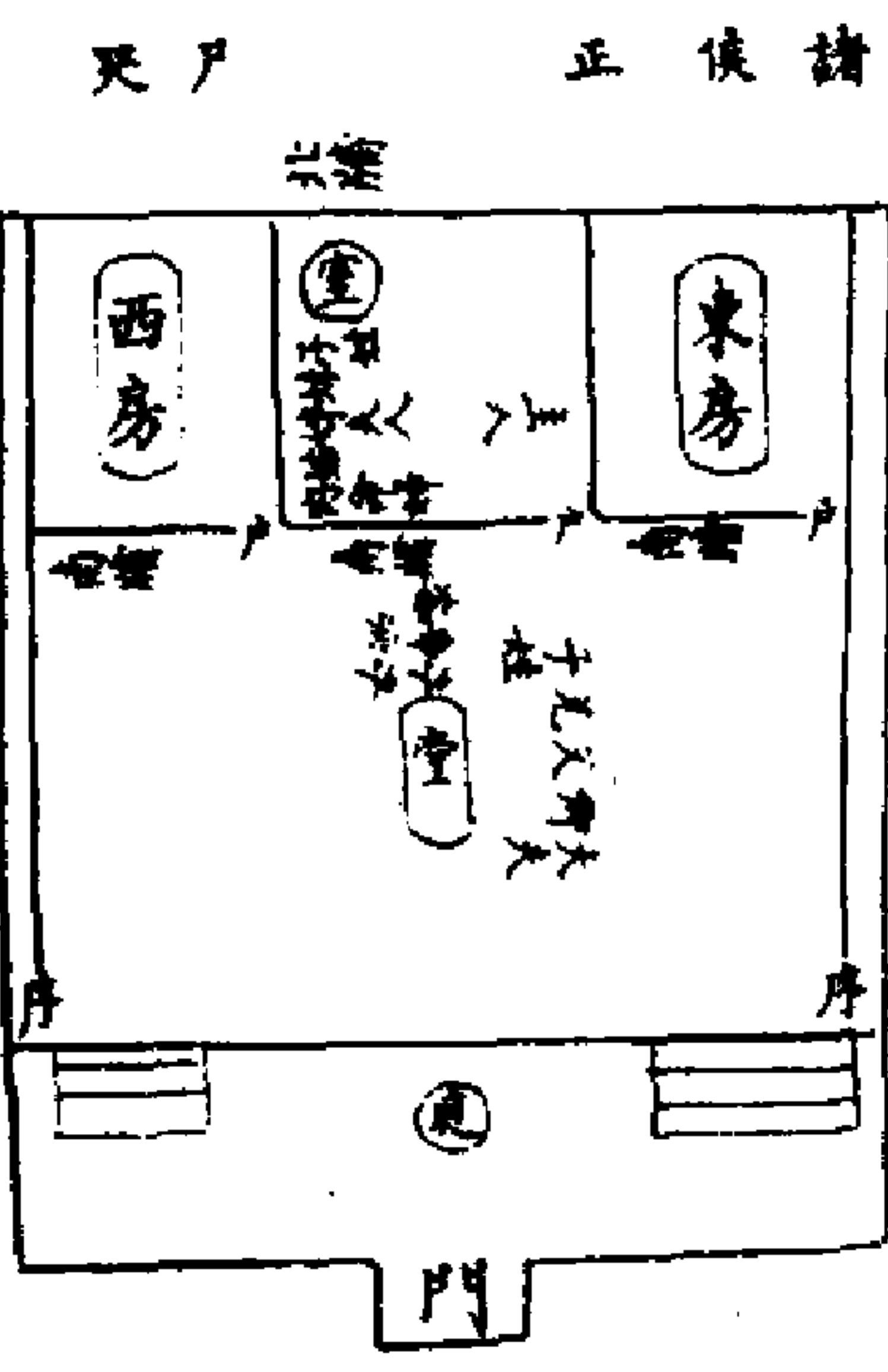
亦為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為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祿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無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孫

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為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

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為命婦。別云姑姊妹者。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舅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無之。畧可知也。要義子坐東方世子尊。外宗姑姊妹之女。見前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為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為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遠來。迫人難事。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明堂上亦哭。夫人坐于西方亦近尸。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喪遠來。迫人難事。先謹男女之辨。而親疎尊卑各以類從。無不統於喪主。而庶士哭堂下。外命婦哭堂上。於辨之中。又辨為。服夫。餘同前注。陳澧集說既正尸。主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

永樂大典卷七四五九

十一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

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玄注命夫命婦未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

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

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玄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凡哭尸于室者。

主人二手承衾而哭。鄭玄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陸德明音義根本又作攀。音班反。一音班。據音爰。

徐子願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

早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注命夫至者立。正義曰。知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

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

故列是為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主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畧可知也。云凡此哭者。

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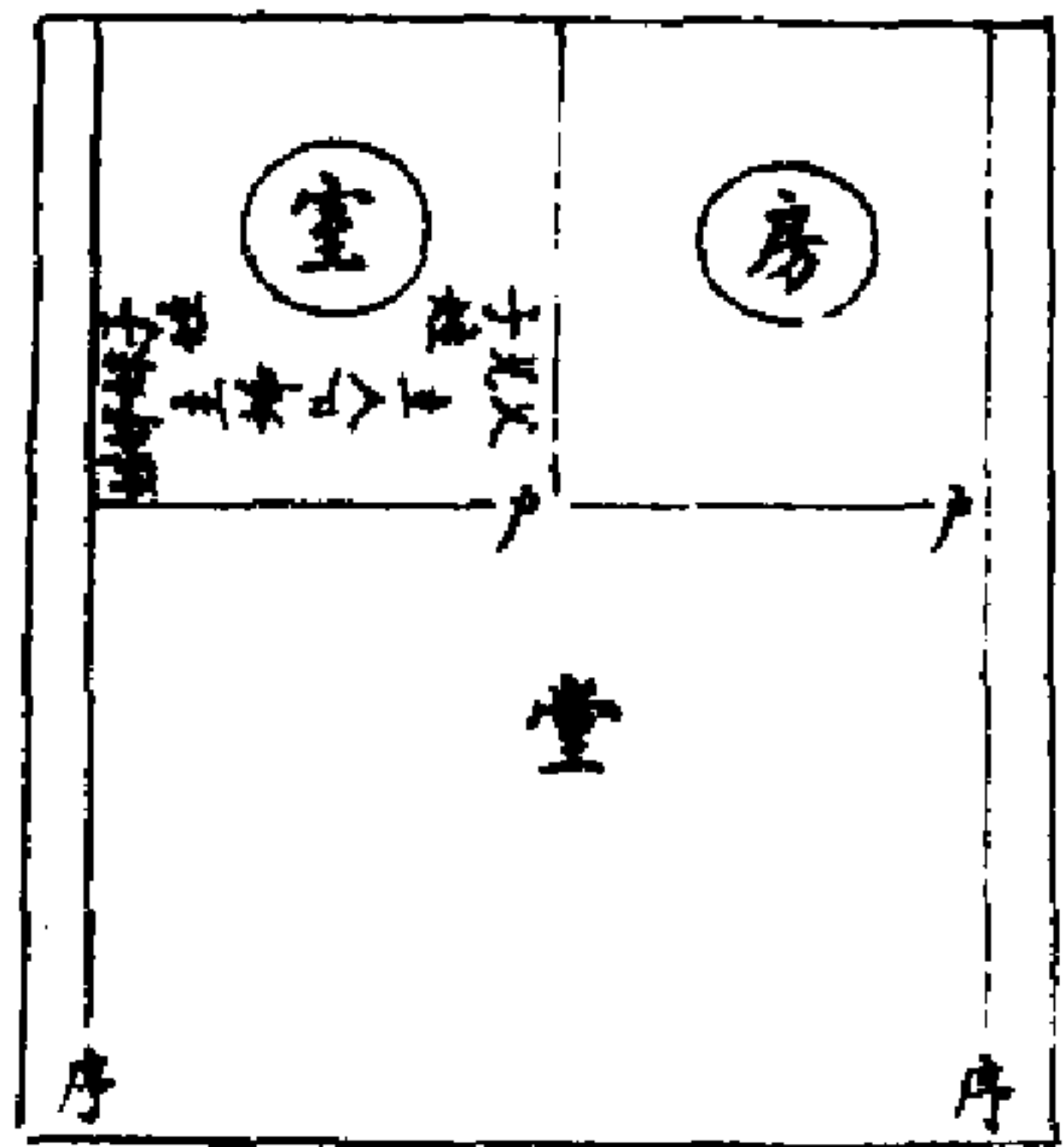
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儀。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

家祭大喪卷第四十九

十一

立也。注士賤至皆坐。正義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陳澧集說大夫之喪。至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陳曰。見前疏。黃震日抄大夫之喪。至坐于西方。大夫變于言。主人下於君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此承上文通言主人在室哭尸之禮。

大 夫 士 哭 位 圖



大夫士坐
內哭位皆
如此但有
坐立不同
士之父兄
子姓姑姊
妹子姓皆
坐大夫之
父兄子姓
姑姊妹子
有命夫命婦
者坐無則立

君之喪未小歛。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歛。

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缺則出。

鄭玄注：父母始死，悲

寒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缺。其來非缺時，陸德明者義為寄，于偽反，于皆同。下注為母，為其罷倦皆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來小缺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士之喪於大夫，不當缺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缺之時，則出迎大夫。注出者至缺時。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送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缺，其來非缺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缺，謂未缺之前，去小缺遠也。士云不當缺，謂去小缺近。大夫與至士小缺相偏也。士於大夫雖與小缺相偏，不當缺之時，尚為大夫出。若未小缺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彼亦謂小缺之事與此同。缺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反政成踊是也。此但云缺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十一

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缺，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此當缺時不出。若缺後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要義初喪非所尊不出。見前注。陳櫟詳解君之喪，未小缺，為寄公國賓出。寄公，夫國之君未寓者。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大夫之喪，未小缺，為君命出。君命以君命未弔問士之喪於大夫，不當缺則出。不當缺，其來非正缺時，則出。當缺則待缺而出。餘同前注。陳澧集說：君之喪，未小缺，主不當缺則出。出，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缺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亦謂缺後也。凡主人之出也，徒跣。

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

於大夫親吊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玄注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

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飲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吊。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陸德明音義。跪志典反。板初洽反。程而審反。又而鶴反。裳際也。拊音撫。使。色吏反。鄉許諒反。孔穎達。疏凡主至門外。正義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過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注拜寄至北面。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禮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為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飲之後。寄公東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五十九

十四

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飲之後。主人位於除階下西面。寄公稍休。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飲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即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禮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迎遠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馬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餘同前疏。陳標集說。凡主人之出也。主不逆於門外。徒跣者。未著喪履。吉履又不可著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士喪

永樂大典

卷七四五九

禮云。賓有入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餘同前。陳禱詳解。彭氏纂圖註義。徒跪不用履。跪足以行也。披衽。披深衣上衽也。拊心。以手拊心也。履門外。即殯宮中。外下堂下。餘同前。注。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

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鄭玄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

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穎達疏正義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

命婦為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為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斂出。故此士妻於命婦亦不當斂而出也。注。出拜至東面。正義曰。知拜於堂上者。男子降階拜

賓於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於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已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已國夫人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斂之

復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陳禱詳解命婦大夫妻。餘同前。黃震日抄。夫人為寄公至。則為命婦出。婦人亦各為其所尊出。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

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

髻帶麻于房中。鄭玄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但三日也。婦人之

髻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廡。陸德明音義。馮。皮水反。本或作馮。復辟同。禮大旱反。說髦。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同。髦。音毛。髻。側瓜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其祭吊者之儀。各隨文解之。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

牀下。呈人在戶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主人馮之踊者。斂訖。主人馮戶而踊。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主人袒者。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切時。翦髮為之。至年長

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髮。母死。說右髮。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髮是也。今小飲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注。士既殯。說髮。今小飲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飲。說髮竟。而男子括髮。括髮用麻也。士小飲後亦括髮。但未說髮耳。婦人髮者。婦人髮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髮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婦人斬。婦人亦苴經也。帶。男子帶經于東房。而婦人帶經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畧於經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髮括髮在東房。婦人髮帶麻於西房也。注。士既至右房。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飲。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也。云婦人之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髮髮袒。案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髮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髮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無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大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

永樂大典卷之千四百五十九

在室之東西也。要義。男子髮。婦人髮。及東西房之制。見前注。陳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髮。經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髮而襲經也。長樂黃氏曰。小飲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飲。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飲。三日而大飲。今言三日而飲。則恐指大飲而不及小飲。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飲。大夫士二日小飲。此乃小飲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飲日亦當不同。又曰。案士喪禮。小飲馮尸。主人括髮袒。案主人免于房。婦人髮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案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髮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飲馮尸之後。括髮免髮之時。主人已絞帶。案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經爾。又曰。喪服新乘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小飲。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位皆在戶內。主人在水西面。主婦在西東面。五見乃飲。卒飲。主人馮之。馮馮尸。婦人髮帶麻于房中。帶麻。婦人帶麻。要經。房中。在西房。明男子括髮在東房。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小飲。至帶麻于房中。室戶徹帷。內。及東房西房。各已圖。見前括髮髮釋見喪服小記。餘同前疏。

徹帷

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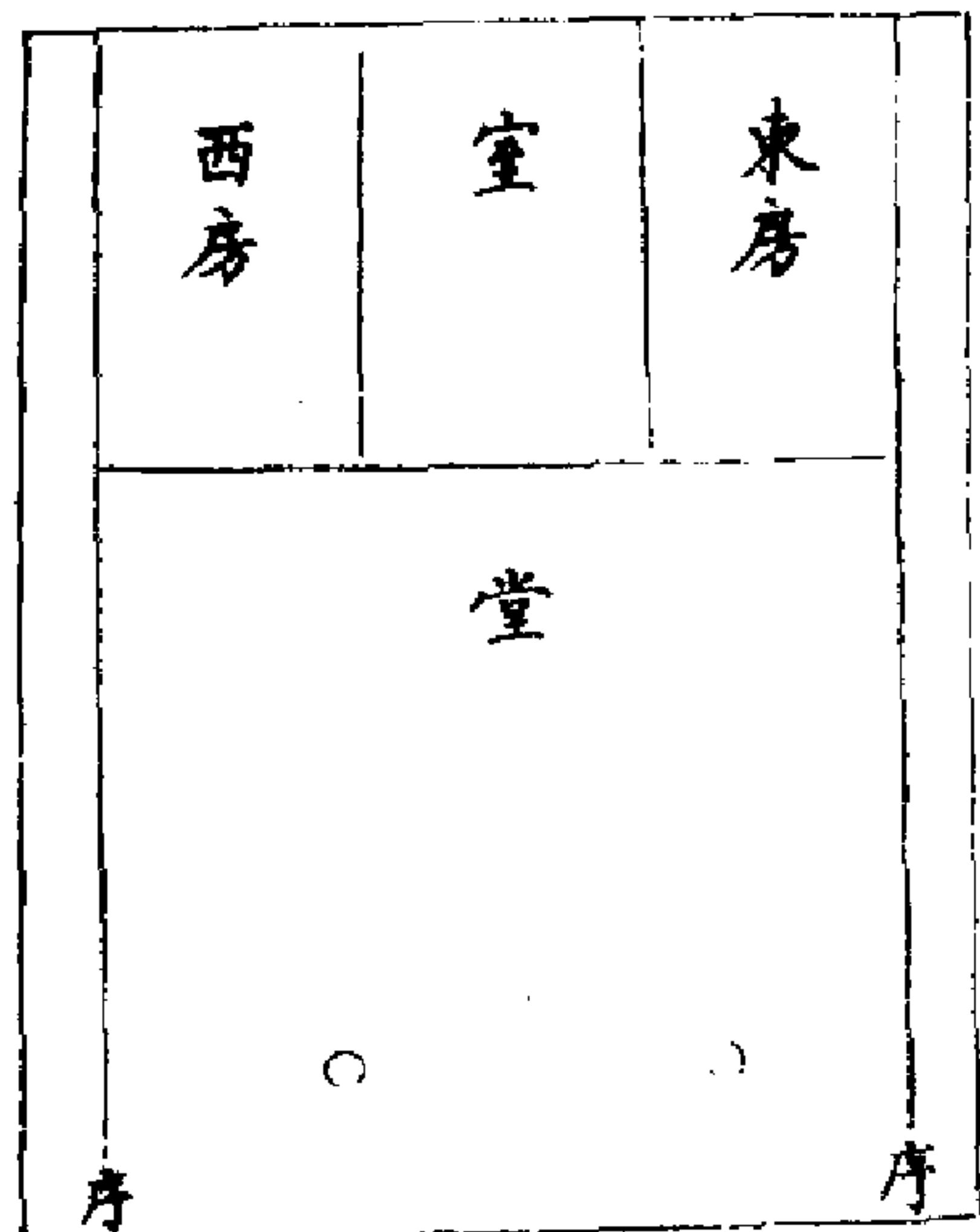
鄭玄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

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注同。夷于堂。如字。陳也。本或作僂。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從才用反。又如字。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春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于下。堂拜賓也。衛淇集說。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漿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余皆以是。夷堂者。夷人為言移也。亦以傷為戒。故也。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蓋曰夷。漿。牀曰夷。牀。余曰夷。余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小斂。至夷于堂降拜。禮弓云。小斂于戶內。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蓋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春陳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此徹戶內之帷也。夷尸堂上。

永樂大典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十七

夷尸于堂圖



此諸侯禮若大夫士亦夷尸于堂但有一室一房不別出圖觀者目可推之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

妻持拜命婦。記拜衆賓於堂上。

鄭玄注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

祿之。陸德明音義記。芳飲反。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

鄭玄注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

也。母之喪。即位而免。

鄭玄注記異者。禮新蒙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歛則免。陸德

明音義免音問。後故此。

乃奠。

鄭玄注小歛奠也。

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

人拾踊。

鄭玄注始死弔者。朝服楊裘如吉時也。小歛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裘或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

人既小歛。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陸德明音義拾其却反。楊思歷反。卷是擗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歛訖拜賓也。君拜

寄公國賓者。君謂嗣君也。小歛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卿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卿賓

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新蒙之服。而小歛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於

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卿而拜之也。於士

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於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

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衆士都共三拜

也。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

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於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

命婦則內子亦然也。記拜衆賓者。謂不特也。衆賓士妻賤。故記拜之。亦旁三拜也。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於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

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祿之是也。按上注小歛之後。寄公門西東面

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擗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歛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為大夫

永樂大典

卷七四五九

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遣喪小歛後拜卿大夫於俎。士旁三面。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遣喪小歛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遣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歛後拜賓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喪。小歛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歛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矣。主人即位。正義曰。主人拜賓之儀。稍近北。即阼階下位。襲帶。經踊者拜賓時禮。今拜訖。襲水加。要經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注。即位至變也。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歛。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歛後。東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正義曰。為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指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歛。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乃真者。真謂小歛真也。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歛之奠也。弔者。至拾踊。弔者謂小歛之後。未弔者。揜襲。衣之上。楊衣。若未小歛之前。未弔者。案上有楊衣。楊衣上有朝服。則朝服露楊衣。今小歛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衣上。楊衣。加武

永樂大典卷七四五九

十九

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之經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經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經而已。與主人拾踊者。拾奠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注。始死。至而入。正義曰。知始死。弔者朝服。楊乘者。禮弓云。子游。楊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歛之後。不用弔。則小歛之前。可以弔。云小歛。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禮弓曰。以下者。證小歛之前。楊乘。小歛之後。襲衣。賀氏以為加素弁於吉冠之義。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歛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衣。加經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衣而已。若士。大歛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為弔。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衣。加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殯則大歛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歛。則亦皮弁服。襲衣。

無弁經也。故士喪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乘。若當事則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乘麻衣之等。已具上禮弓。然熊氏以武上加經與帶。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要義弔者襲乘加武帶經拾踊。見前。魏衛是集說。主人即位。王與主人拾踊。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若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復經弔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陳標詳解。記拜衆賓於堂上。於衆女賓皆拜之。餘同。前注。陳結集說。君拜寄公。王衆賓於堂上。君謂遺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記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主人即位。王與主人拾踊。主人拜賓後。即降階下之位。先拜賓時。禮。今拜畢。乃拊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經。乃

余樂大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二十

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諸侯禮。故先襲經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未則掩襲乘上之楊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或冠下。卷也。帶經者。要帶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彭氏纂圖註義。君拜寄公。王記拜衆賓於堂上。夫人君夫人也。按孔氏正義。於此章兼引熊氏。皇氏說不同。其意似主熊氏。謂與上文小斂後時。文類其義。喻於皇氏。故今會二說通。釋。而句讀則以熊氏為主。餘同。前注。陳標詳解。君喪。虞人出木。

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鄭玄注代

更也。木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奠。壺。角。以為斟水斗。壺。滴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注。縣。其器。陸德明音義。壺。音胡。縣。音玄。及下注。同。更。古行反。下同。罷。音皮。倦。其卷反。漏。音陋。壺。七亂反。又七官反。下。壺。鼎。同。斟。音俱。水斗也。隱義云。容。大夫官代哭不縣壺。鄭玄注。下。君也。四升也。壺。音結反。又音結。

尸嫁反。下成君不相。下下大夫同。

士代哭。不以官。

鄭玄注節以親。跡哭也。

君堂上一二

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

一燭。

鄭玄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陸德明音義饌。任春反。釐力召反。又力平反。孔穎達。跡君喪至一燭。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

大夫士小飲。後代哭之異。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史主挈壺。漏水之事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亨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連史無

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鬯。鼎煮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即故挈壺氏云。凡夜縣壺以代哭者。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

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注燭所至設燭。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要義懸壺代器。冬則以木鬯。鼎見前。陳澧集說。君喪至不以官。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疲

倦。故以漏器分時。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餘同前注。唯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五十九

二十一

賓出徹帷。

鄭玄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飲即徹帷。徹或為廢。孔穎達。跡正義曰。士小飲竟而徹帷。此至小飲竟下階拜賓。賓

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飲即徹帷者。士喪禮文。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

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玄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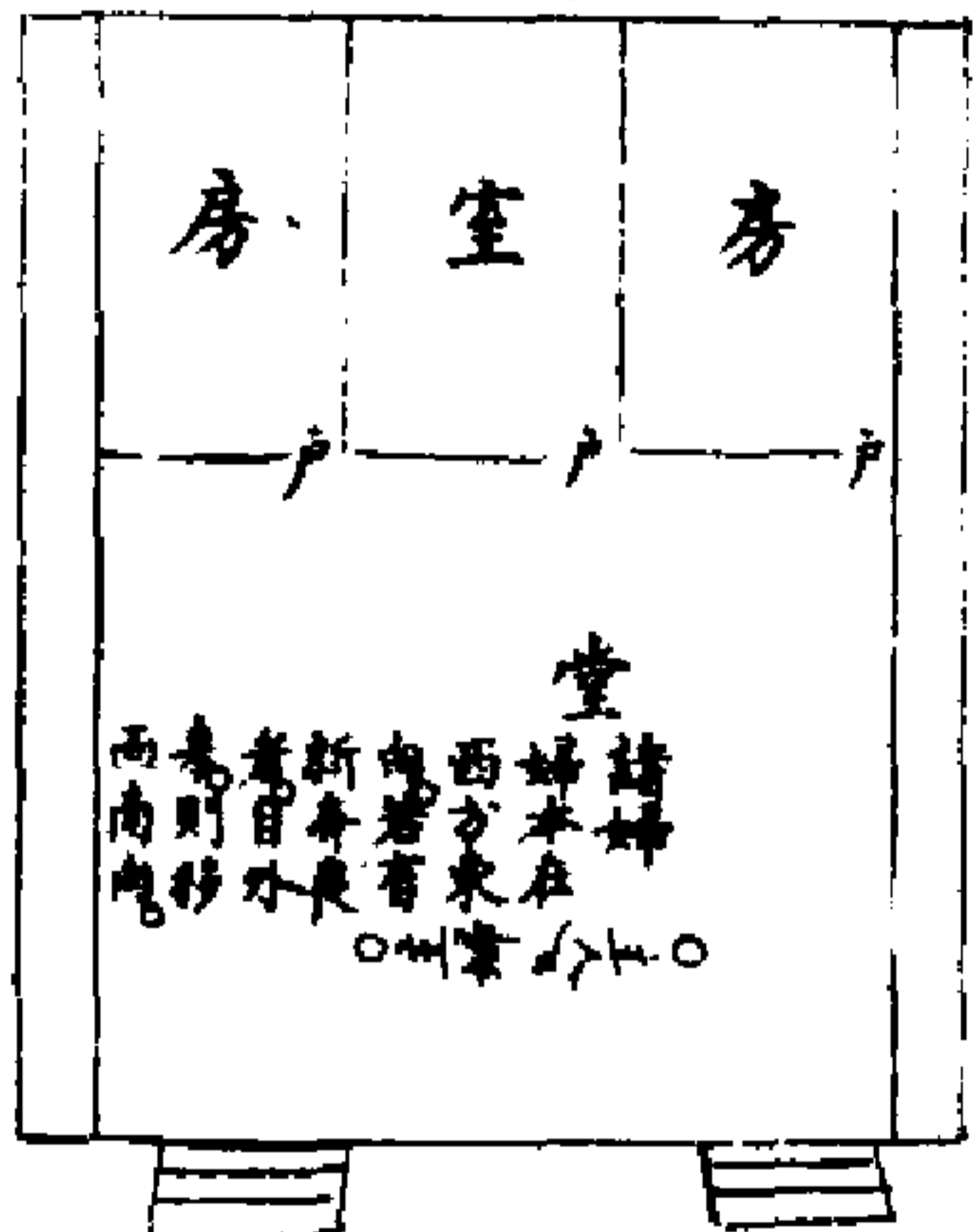
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孔穎達。跡正義曰。此一節通明小飲後尸出在堂時法也。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

室中也。由外來者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

方。又一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西方也。若未小飲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小飲而至與在家同是也。諸婦南鄉者。諸婦主婦

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哭尸于堂上圖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

人不哭

鄭玄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處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

處反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

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

余樂大戴卷七千四百五十九

三

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

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

後無無主

鄭玄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

反下人為注為下為君皆同竟者境下同孔穎達疏婦人迎客送客不下

堂下堂不哭至喪有無後無無主正義曰此一節明小歛之後男主女

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

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

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

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

不哭是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者以此下明喪無主而

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者則男

永樂大典

卷七四五九

賓于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初則以乘抱之人為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乘抱之為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為復者不在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復。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為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為主拜賓也。在竟內則侯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侯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復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乘抱切之義。無復已自絕嗣。無關於人。故可無復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衛湜集說婦人迎客送客。主喪有無復無無主。嚴陵方氏曰。有復無復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為也。故喪有無復者存乎人者可以為也。故無無主者。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為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為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為復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

永樂大典卷七四五九

二十三

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屈辱耳。若如注說。則為復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如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為。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復主之矣。為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其無女主。主為復者不在。曾述外。不在家。奔喪未至。則有爵者辭。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無爵者人為之拜。無爵者來弔。則攝主代之拜。餘同前疏。衛湜集說。婦人迎客。主見人不哭。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缺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其無女主。主喪有無復無無主為復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為復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為復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而在國境之內。則侯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復不過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復。不可無主也。餘同前疏。君之

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

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
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
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

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玄注三日者。免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

疎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馬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陸德明音義。輯。側立反。下同。斂也。去起。呂反。後去杖皆同。見賢。適反。斂。力檢反。下同。柱。知主反。近。附近之近。孔穎達。疏。君之至則杖。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柱

余樂大益卷七十四百五十九

二古

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柱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存。故入門斂之。不敢柱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柱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俛。則不復自執。俱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柱地也。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與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位既同。是為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柱地也。注三日。至下也。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也者。以

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者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髻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即位堂上也。云卜葬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禮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嬖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者。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為君。不相降下也。要義授杖輯杖。去杖之節。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嬖或使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凡之復三日。子適子。夫人曰。君之夫人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大夫妻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杖。以扶

痛。非行敬則杖。行敬則輯之。不往。至敬則去之。不輯。側立反敬也。果之不以往地也。痛振在寢門內。神明所在。故入則欲之。餘同前注疏。陳櫟集說。君之喪。至於大夫所。則杖。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弄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奉。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凡記杖之節也。杖所以自扶。故於出門杖。在寢則輯之。於所專輯之。又尊者則去之。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

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

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鄭玄注。大夫有

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陸德明音義。為春于偏反。下及注妻為君為人。得並

同。孔穎達疏大夫至人杖。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人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若夫人有命。已者。皆為夫人之命去杖也。為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注通實至喪也。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為大夫。經雖以子為主。兼通身實為大夫。有父母喪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為亦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大夫之喪。至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